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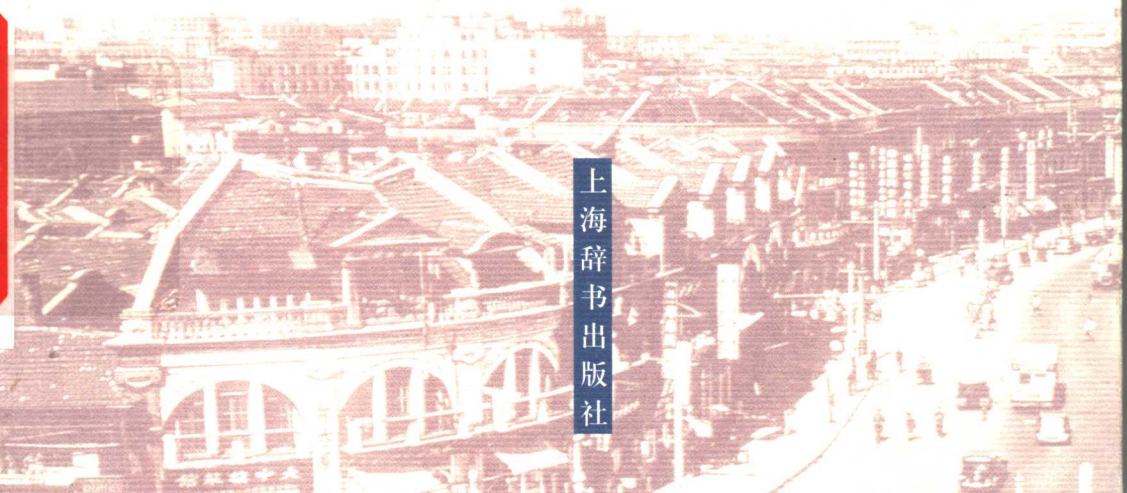
◎ 罗苏文 著

孤山傲峰慕苏杭 傍水筑城 夷场初创 洋场风景鳞爪 公园的诞生 私家园林揽胜 开放的市政厅 异国风情话总会
 娱乐俱乐部巡礼 从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 中文报刊的试笔 连载小说上报刊 译风与译潮 走近民初小说家
 俗化的小报刊 穿行于武侠侦探之林 书刊迷的梦境与乐园 西乐之声徜徉
 五方杂音的戏曲舞台 戏台和戏迷 新剧的登场 蹒跚学步的话剧 滑稽三步曲 游乐大世界
 走进电影的迷宫 昨夜星空灿烂 影坛才子与过客 商务影戏部始末 古装片与美国梦 剑影侠光
 体坛西风 公共运动场的奠基 戏水弄潮 清末民初华人体坛掠影 球场赛事 沪上运动会一瞥 华界绿茵场

沪滨闲影



上海辞书出版社



◎ 罗苏文 著

沪滨闲影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沪滨闲影/罗苏文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5

(“回眸上海”书系)

ISBN 7-5326-1551-0

I. 沪... II. 罗... III. 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858 号

沪 滨 闲 影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9.33 字数 463 000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7-5326-1551-0/K·243

定价: 36.00 元

近代上海崛起在一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它承袭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滋养,又是环球贸易在远东网络的一个新成员,沐浴着多元文化的洗礼。它从昔日江南古镇典雅情趣的追随者,转而位居中国追赶近代文明潮流的前沿,成为引领中国传统文化嬗变的先行地。

晚清以来,一种带有鲜明近代都市印迹的娱乐空间、设施、消费方式在租界破土而出,一个多元共处的娱乐主体逐渐生成、欣然成长。公园、绿地、会所、图书馆、影剧院、游乐场、运动场、健身房、游泳池等的存在,逐步提高着社会的包容性,并在公众闲暇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居民自发成立的娱乐俱乐部如业余剧社、运动总会、青年会、职业联谊会等,从外侨社区蔓延到华人职业群体,人们在紧张有序的工作之余,自得其乐。都市娱乐产业华洋交汇、雅俗共处的特点,满足着不同消费层娱乐需求的变换,也使书刊、舞台、银幕、球场等成为青年寻梦的乐园。近代上海为中国创造了一个雅俗共存、异彩纷呈的娱乐场,也提供了公众养成守法自律、不扰他人等文明行为规范的课堂。

娱乐产业也是近代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之一,它连接着经营者、生产者、消费者,是公众宣泄情感、展示个性的舞台,珍藏都市成长档案、时尚流变的记忆之门。叩门而入,一个精彩的世界将展现在你的眼前……



目录

绪言·····	4
孤山傲峰慕苏杭·····	1
傍水筑城·····	7
夷场初创·····	15
洋场风景鳞爪·····	25
外滩：近代上海的眼睛·····	37
公园的诞生·····	47
私家园林揽胜·····	63
开放的市政厅·····	73
异国风情话总会·····	81
娱乐俱乐部巡礼·····	87
从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	95
中文报刊的试笔·····	101
连载小说上报刊·····	113
译风与译潮·····	119
走近民初小说家·····	127
俗化的小报刊·····	137
穿行于武侠侦探之林·····	145
书刊迷的梦境与乐园·····	151
《良友》往事·····	159
奉献大众的“闲趣”·····	165
邵洵美与“文化的班底”·····	173
西乐之声徜徉·····	175
异域奇葩：兰心大戏院·····	191

五方杂音的戏曲舞台·····	197
戏台和戏迷·····	205
新剧的登场·····	211
蹒跚学步的话剧·····	219
滑稽三步曲·····	223
游乐大世界·····	229
走进电影的迷宫·····	233
昨夜星空灿烂·····	239
影坛才子与过客·····	243
商务影戏部始末·····	245
都会“梦工厂”·····	249
影迷·影社·影刊·····	255
古装片与美国梦·····	259
剑影侠光·····	265
梦幻园：电影院的故事·····	269
体坛西风·····	275
公共运动场的奠基·····	285
戏水弄潮·····	293
清末民初华人体坛掠影·····	301
球场赛事·····	307
沪上运动会一瞥·····	313
球会·球队·球星·····	319
华界绿茵场·····	331
后记·····	336

RBA30 / 02

孤山傲峰慕苏杭

古岡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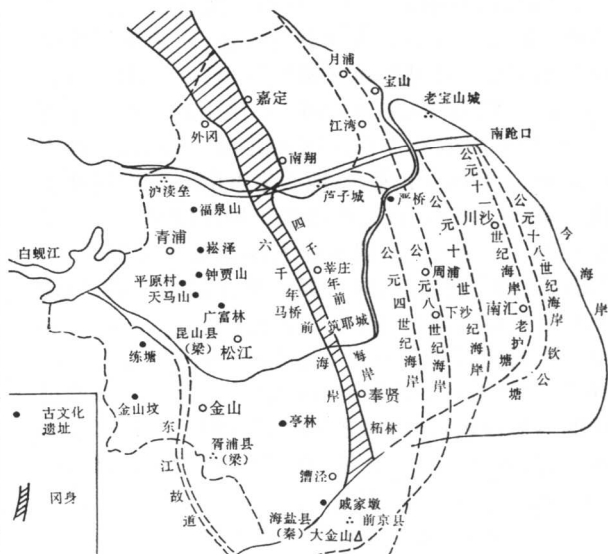
古岡身 在縣東七十里凡三所南屬於海北抵松江長一百里入土數尺皆螺蚌殼世傳海中湧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植菡菰麥朱伯原吳郡圖經所謂瀕海之地岡阜相屬俗謂之岡身此天所以限滄溟而全吳人也

孔宅 在縣北七十五里海隅淳熙間居民浚河得一碑云天寶六年黃池縣令朱氏轉於崑山縣任堯鄉孔子宅之西南孔宅之名舊矣今其地有夫子廟在慧日院側淳熙間院曾流頌英長等資資五九六事三碑二一碑今歲之縣

孔宅

在縣北七十五里海陽淳熙間居民浚河得一碑云天寶六年黃池縣令朱氏棐於崑山縣金吳鄉孔子宅之西南孔宅之名舊矣今其地有夫子廟在慧日院側淳熙間院曾流朔奠具尊簋玉几六事三牀二襲一篚今歲之歲羊

上海地区主要古文化遗址及海岸变迁图 ↓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弹丸之地，在它数千年漫长的演变进程中，发生了太多的奇观巨变。距今约二万五千年前，这里是西通太湖、东接大海的一片浅海，潮汐起落使泥沙、介壳堆积成陆，在沙嘴的边缘逐渐形成一道长长的带状高地，称为“冈带”，它就是海岸线，也是上海地区最初最显眼的地貌特征之一。距今约六千年至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上海地区已有先民定居，当他们在今青浦一带栽种水稻时，浦东的大片沃土还沉眠于海平面之下。从长江口倾泻的大量泥沙使海岸线持续缓慢地向东伸展，于是江海交汇处隆起点点沙洲如珍珠散落。崇明岛在公元九世纪露出水面，横沙岛则在1953年成为它的近邻，而九段沙至今才刚过不惑之年。上海就诞生在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上海人的生活情趣也是从发现这块土地的奥妙开始的。

寻访九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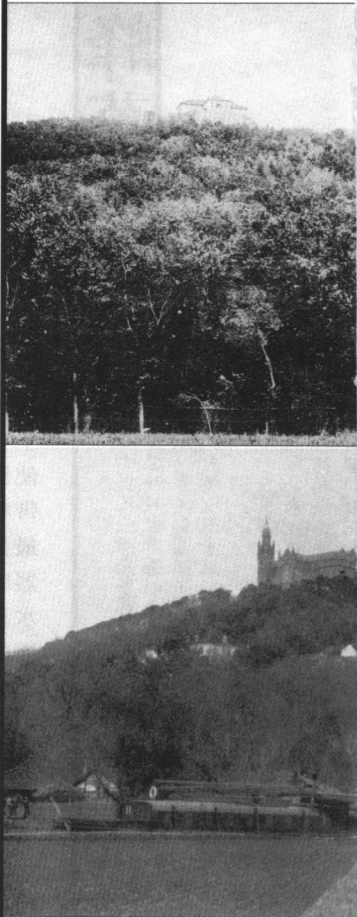
远古上海的遗迹至今仍不难寻访。在这片滨海滩地上，自西向东有三条平行的南北向冈带分别是沙冈、竹冈、紫冈，总称“冈身”，它们成为阻止海潮侵入的天然屏障。三道冈身、千里平砂的地貌特征，为上海的身世涂上奇幻的色彩。在先民们眼里，三道冈身犹如微波乍起的三道海浪，于是就给它一个浪漫的说法，认为冈身“南属于海，北抵淞江，长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也”（明正德《松江府

志》)。然而,冈身的东进并没有将先民好奇的目光引向大海,先民们似乎对西望更有兴趣,原来那里坐落着赫赫有名的“云间九峰”(即凤凰山、匡公山、佘山、辰山、薛山、机山、横山、天马山、小昆山)。早在七千万年前,灼热的岩浆在今松江区西北部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断裂缝中涌出地表,地心来客的仓促漫游使上海地区隆起一串小山。这些经长年风化侵蚀的火山岩残丘共有十一处,它们貌不惊人却倍受先民敬仰,号称“云间九峰”。它们的取名都有不寻常的来历,机山有幸与古代贤人同名(西晋文学家陆机居此);薛山和佘山与上海先民世家同姓;天马山又名“干山”,竿山在其北,多产竹,得名北竿山;凤凰山、天马山以象征吉祥的鸟兽命名;神山原名“辰山”,因列于辰位(东南方向)而得名,但“辰”与“神”在吴方言中发音近似,故“辰山”被民间误传为“神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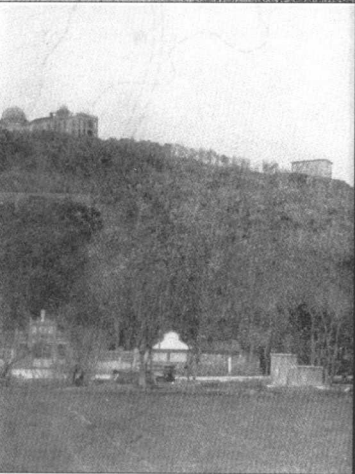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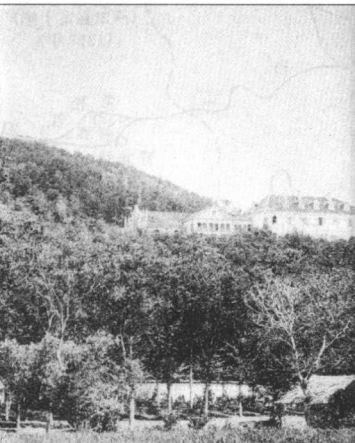
九峰之首的凤凰山海拔不过50米出头,但先民们却要将它归宗于杭州凤凰山门下,认为落户松江的诸山是以杭州天目山为祖,凤凰东飞,来自虎林(杭州的别称);虎林有凤凰山,就为它取名“小凤凰山”。这种为山寻宗认祖的“俗举”,似乎寄托着先民们对杭州由来已久的仰慕之情。在今奉贤也留下相似的例证:元时当地大户陶与权是松江府八大富豪之一,陶宅就曾以“西湖晓色”美景著称。陶宅所在地后来也就发展成为陶宅镇。

九峰之说起于宋元而盛于明清,文人们对九峰的讴歌逐步升温,赋诗作画不止。元代有《九峰咏》、《九峰诗》;明代留下《九峰三泖图》、《九峰志》;清代不仅唱出《九峰歌》,在嘉庆《松江府志》中,九峰被逐一打扮,题书“十景”。这些诗画流露出了先民们生活的闲趣与高雅情怀。

凤凰山被题名的“十景”有“东海亭”、“山月轩”、“锦溪桥”,一些高官也慕名依山择居。徐阶(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以“凤凰山庄”来命名私宅;“梅花楼”是莫如忠(明中期浙江布政使)别业,晴耕雨读的悠闲情趣洋溢于仙气回荡的山腰。佘山自明代就有名画家隐居,号称“十景”的有“含誉堂”、“顽仙庐”、“梅影井”等。薛山的景点有“学士亭”、“宜晚堂”(由明代二进士曹时和、曹时中兄弟所建)。后人在山上为文人树碑建



民初余山正面全景 ↓



民初余山东面全景 ↑

亭,予以表彰,体现了崇尚学识的民风。横山最令先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小赤壁”和“读书台”,有“九峰奇绝胜境”之称。“小赤壁”是横山东的一座小山,名“小横山”,因奇石隐起、壁皆赭色、控水南流,故称“小赤壁”。明代钱福有《游小赤壁和东坡〈赤壁怀古〉》词,赞美“小赤壁”在夜静江空之时,呈现“丹崖翠壁、烟锁平原、云横积石”的奇景,发出“坡仙如在,要分两处风月”的慨叹。在尽壁处有一道裂缝,状如苏州虎丘山“试剑石”,前有巨石,可踞可坐,上有明代文学家董其昌自筑的“读书台”。山壁上凿有一联即出自董其昌之手:“世事纷纷如臭帑,何不登山读我书”,抒发我行我素、独往独来的天性。天马山,坐落在天马山镇,海拔98.2米,为九峰之冠,因形似天马、首昂脊弓而得名。每到开春,香客、游人争相登高俯瞰万顷湖荡。

为这些小丘的取名既有文人的匠心,也有百姓的参与,先民们借永恒的诸山而留住对家园古史的记忆;诸山也像上海的始祖呵护着世代子孙。上海俗谚“风库余辰薛,机横天马昆”,就是指“云间九峰”。九峰的故事承载着先民们的遐想和乐趣,也是文人精神遨游的仙境。

古代上海地区有“云间”的别称,地近苏杭,与九峰为伴,“云间”曾是明清江南文人向往的家园。在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九峰一带渐成聚落,最初有凤凰山镇、竿山镇;百余年后,在1736年(清乾隆元年)又增加了五位新成员,即昆山镇、横山镇、天马山镇、辰山镇、余山镇。这七个排成一列的山镇为古代上海地区留下依山设镇的独特景观。

泖变田

与九峰齐名的“松郡三泖”,又称“泖河”,是指今上海青浦、松江、金山至浙江平湖间相连的大湖荡。“泖”有茂的含义。泖河自古就是太湖入海的重要水道,也是上海地区的主要航道之一。它的上游河段流经金山、平湖,因形如长带,取名“长泖”。它萦绕百余里,后淤涨成田,到清代水道已区区如支渠。中游河段进入今松江、金山之间,曾因水面浩荡而称“大泖”,后又淤塞为田,易名“泖田”。下游河段回荡在今青浦、松江之间,呈不规则圆形,俗称“圆泖”。它历经疏浚至今仍称“泖河”,是古泖河悠久生命延续不绝

的证物。长泖、大泖、圆泖合称“三泖”。宋代，太湖水经淀山湖（薛淀湖）注入三泖；今浙江嘉兴、平湖之水也汇入泖河，三泖之水又循黄浦江、吴淞江入海。至今泖河自松江界至青浦界一段，仍为通航百吨级船舶的松江干线航道之一，生机焕发。

不寻常的通航史给泖河留下了不少骄人的赞誉和景致。泖塔圩本是泖河中一小沙洲，原名“淘饭圩”，呈梭子形，左右二段各宽约320米，中段宽约400米，总面积千余亩。圩北，泖河分为东西航道（即大、小泖）；圩的南嘴处两航道合流，“三泖并一泖”。它上承淀山湖水，下循斜塘、黄浦而入东海，曾是古代上海地区的主要航道之一。西晋松江文人陆机对晋武帝讲述泖河是“三泖冬温夏凉”，晚唐诗人陆龟蒙也有“三泖凉（鲸）波鱼菹动”的说法，这些描述印证了江南山温水暖的秀色。泖塔是耸立在泖塔圩上的一座五层砖塔，四面方形，结构简洁，建于唐乾符年间，正名“长水塔”，俗称“泖塔”，由福田寺僧如海建成。当时泖河宽阔，泖塔邻近泖河航道的要冲处，故塔顶悬灯作为航行标识，泖塔也是过往船客歇息的佳处。“长泖湖边柳孕春，圆泖湖里水翻银。三篙两篙浪花碧，郎打鱼儿依采莲”，这段民谣唱出了先民们安闲自足的开心曲。

元人对泖河的感情日益亲近丰富。他们颇有泛泖观峰的寻常闲趣，如“西望苍茫浴远天，芙蓉九点秀娟娟”（钱惟善）；在文人眼里，“春光荡波”、“孤帆夕照”、“载月泛舟”、“渔灯隔岸”，真是其乐无穷。泖河也赋予他们乘风远行的豪情，如“泖湖有路接天津，万顷银花小浪匀。安得满船都是酒，船中更载浣纱人”（张昱）；商帆争流令云间人萌发“倚栏不尽登临兴，更驾长风万里船”（钱惟善）的冲动。泖河在明代的寂寞、冷落也令游客产生凭吊古迹的沧桑幽思，如“云倚孤村塔，潮生半夜钟。田翁谈古迹，隔水是青龙”（邵亨贞）。泖河给上海人带来闲趣，也将他们的梦引向外部的世界。

“浦”代“江”

吴淞江曾是古代上海地区最重要的航道。它和东江、娄江都上承太湖，三者分流处在三江口（位于今江苏苏州吴中区车坊稍东处），今已了无踪迹。吴淞江在流经今青浦白鹤镇北2公里处，又南合东大盈



泖湖变迁图 ↓



黄浦江示意图 ↓

黄浦江形成后



港，北汇顾浦河，形成三江四口，称“三江口”、“四江口”，这里历来是吴越之间重要的水路码头，往返苏、浙、沪之间的水上交通要道。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入五湖也许曾在此留下足迹；唐代诗人白居易留宿这里曾坦露“明朝更濯尘缨去，闻道松江水最清”的轻松心情；北宋词人苏轼在“三年枕上吴中路”的记忆中也提到“若到淞江呼小渡，莫惊鸳鸯，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的闲趣；明人则为“淞江水碧碧于天，水上行人坐画船”的田园景色而动情。

但吴淞江并不是一贯循道安流的。宋元间它曾潮灾成害，民间供奉“潮神”是项羽化身，俗称“霸王潮”。于是沿江就有了彭王庙（残迹在闸北彭浦镇中部），由僧人德宁建于1299年（元大德三年），供奉西汉梁王彭越，以镇潮神。后来在北滨吴淞江的盐仓浦附近又有七户渔民筑纪王庙，祭祀汉将纪信以镇江潮。但最终降伏潮神是仰仗明代以“浦”代“江”工程。

在北宋史书中，吴淞江两岸的江浦已多达二百六十余条，但没有提及“黄浦”。1250年（南宋淳祐十年），“黄浦”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最初是指今黄浦江上游的闸港至三林塘南一段江面，它在下游汇入吴淞江。明初（1403年）因吴淞江下游淤塞成陆，才促成另开范家浜南接黄浦、北会吴淞江的工程，变吴淞江为黄浦江的支流。后经过连续浚治，到十六世纪初期黄浦江面宽近二里，水深可行大船。且上游水源丰沛，太湖水的80%经黄浦江排泄入海，另有淀山湖水汇注，足以抵御海潮，不至于淤浅。后随江流冲刷，河口北移到今吴淞口入江，于是全长113.4公里的黄浦江就成为长江入海口的第一支流，吴淞口则成了实际上的“黄浦口”。

为防止海潮浑入清出、淀沙淤塞，1570年（明隆庆四年）海瑞曾在吴淞江下游、今福建路桥附近（旧称“二坝”）建石闸挡潮（后称“老闸”）。因老闸地近黄浦江，海潮涌急，石闸曾三建三毁，最后一次毁于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1735年（雍正十三年），在今乌镇路桥西侧（旧称“金家湾”）另建“新闸”，于1737年完工。当时两岸分设石蹬，中架浮桥，船过拽之（1872年废）。建闸后，两闸沿岸渐有过往船只停泊，由聚落而成集镇，乾隆后期老闸设有义渡，便于

两岸来往。

黄浦江下游新航道的开辟,打通了上海通向海洋的走廊。就在黄浦江通航的第十二个年头(1415年),明廷因会通河开通、大运河南北畅行无阻,决定罢海运改漕运。黄浦江虽有出长江口直通海洋的通道,但它的主要功能却只是内用,“南连三泖北吴淞”,1792年,在黄浦江上游的闸港口竖杆挂起防风油灯作为航标,以利夜航,俗称“天灯”。闸港,位于浦东,距离黄浦江折北处仅半公里之遥,浦东东南部经黄浦江西行的船只多在闸港候潮,清雍正年间市面渐兴。但明清时期的黄浦江主要是作为西入松江府的必经航道,闸港航标灯并不是海运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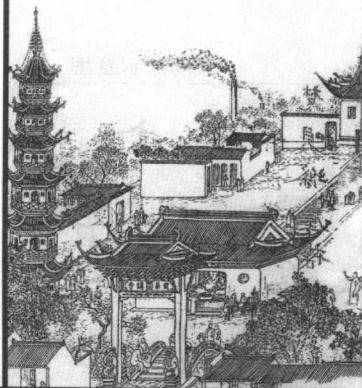
此时,黄浦江沿岸的景观也与昔日泖河似曾相识。龙华塔依城傍江,是北宋(977年)遗物,俗称“文笔峰”。相传自该塔修建后,上海人在科举考场便多有中试者。龙华塔以高耸云端的七层秀姿成为上海的最佳观景台。据说在风清日朗的日子,登其绝顶,可遥望九峰山色。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它遭逢火灾,底层围廊毁于一炬,当时的寺僧竹禅奋笔挥毫,以卖画所得修复了龙华塔,使“龙华晚钟”在“沪城八景”中得以幸存。龙华寺东侧的龙华港有“百步桥”,桥南北长数十丈,上缀朱栏,宛如卧虹。每年三月十五日,四方乡民前来瞻礼,游人甚多。“归舟背指斜阳里,虹卧前滩百步桥”,为龙华寺又添一道风景。晚清上海人在春游时仍不忘龙华进香赏桃花的习俗,“游遍龙华登遍塔,桃花人面共车回”,尽兴而归。

上海先民在倾情山水之时,对浩瀚的海洋似乎怀有太多敬畏和冷漠,安土重迁。这一遗憾也使开埠后的上海租界华人主要来自沿海诸省的移民为主体,而本地人反而成为配角了。

清末的龙华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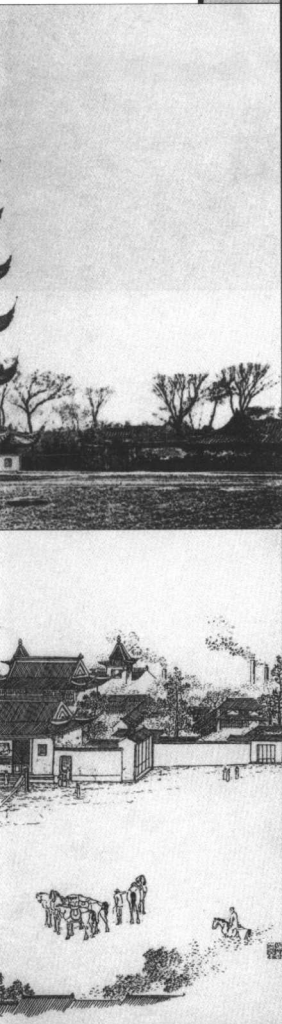


龙华寺



龙华寺 →

傍水筑城



在古代上海地区，江河湖泊是地域阻隔的主要屏障，影响着人口流向、聚落格局和行政建置的划分。由于古松江（后改称“吴淞江”）曾是上海地区的主干水系，将上海陆地分为“淞南”、“淞北”两大片，故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分属二府管辖，吴淞江也就长期成为一道行政区划的天然界线。

北宋时的吴淞江曾是苏州、秀州的界河；也曾是平江府（后称“苏州府”）嘉定县与秀州府（后称“嘉兴府”）华亭县（后属松江府）的分界线。古松江也是地区文化传统的分界线，淞北地区方言多带苏州口音，而淞南地区方言则与嘉兴方言相近。

淞北的嘉定、宝山一带在明清时均属苏州府管辖。因长江主航道偏南，身处上海东大门外的崇明等岛在南宋时即属江北海门县管辖，明初改隶苏州府。淞南素以松江居核心地位，是上海地区的主要发祥地和行政中心区。松江在唐代升镇为县，元代升为府，辖境约相当于今上海市吴淞江以南地区，腹地主要在浦西、淞南。而上海南宋设镇、元代建县，是松江府因港兴市的一个小字辈。

浦西淞南是宝地

古代上海地区市镇的兴起从西南发端。松江府辖地的废弃古城有十一座，多分布在今金山、松江、青浦一带。这些古城多属军事堡垒，在战争中几经毁弃，很少在史册中留下痕迹。其中沪渎垒曾是位置最东端的古城。

“沪渎”之名始见于《晋书》，泛指吴淞江下游地区，为古时江海要冲。沪渎垒初筑于东晋，位于吴淞江入海口（今苏州河、黄浦江汇合处，一说约今普陀区小沙渡一带），当时是防御海寇的哨卡，有东、西两城，使用了不足八十年。沪渎垒在军事戍守任务结束后便被弃置。东城在元代已坍入江中，仅余西南一角。西城极小（在东城的西北），因两侧有东、西芦浦，俗称“芦子城”，实际上只是一处简陋的古渡口。元代“沪渎垒”、“芦子渡”都曾是《静安八咏集》中赞咏的景物。但



沪淞垒被弃，芦子城埋名，它们都没有晋升为上海先民走近海洋的前沿。

直到南宋时，浦西、淞南才开始出现集镇的稀疏印迹。“三里五里一纵浦，五里七里一横塘”的河道主宰了市镇的兴衰，集镇成为居民聚居的首选宝地，不少赞美聚居宝地的谚语流传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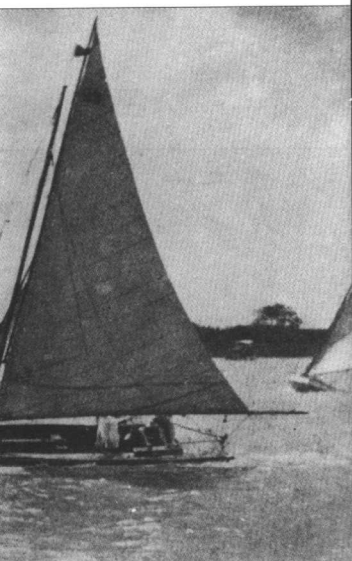
古时闵行是黄浦江上一个重要渡口，循水路渡浦西行可进入松江府城。闵行因水利条件优越，历来少水旱之灾，被视为安居宝地，故有“三世修来住闵行”之说。俞塘因元代有富户俞氏居此，民间口传“有钱难买俞塘北”之谚，晚清民谣竹枝词也有“劝郎莫再经商去，多买俞塘南北田”之句。蟠龙塘，又名“蟠龙港”、“盘龙汇”，在今青浦区最东部，为古松江五大浦之一。南通黄浦江，北入吴淞江，全长11.4公里，沿途河港迂回曲折如游龙，被古人视为风水宝地，留下“有人葬此地，黄金满万屋”之谚。淞北有“金罗店（相传产金器），银南翔（多钱庄），教化嘉定（教化盛行）食娄塘（多小吃），武举出勒徐家行（出武举人多名）”，这些古镇的落脚地相对远离大海。

至于浦东沿海一带却是令乡民止步。浦东的南汇与崇明岛都是由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位于北端的崇明岛称“上沙”；位于南端的南汇称“下沙”。崇明古时居民多以渔樵为生，人烟稀少，北宋初曾是流放地。奉贤沿海地区的钱桥乡直到近代，乡民务农外，晒盐、捕鱼，生活艰辛而无奈。有民谣为证：“苦命穷地方，开门见海浪，出门踏柴荡，吃水象牛屎汤，肚皮饿，没衣裳，讨饭是侬正行当。”元代崇明曾有庞大的沙船队航行北方沿海，承担漕粮海运。后因明廷罢海运，恢复漕运，原靠海运为生的崇明人不少沦为海盗，壮阔的远航海船，只剩轻舟渡船。可见，古代沿海居民的生活既无诱惑也不浪漫。

明清沿海地区市镇往往兼作军事要地。宝山、吴淞两镇最初都是卫所驻地。柘林镇，宋代成市，明代设柘林堡以防倭患。青村港，元末明初为滨海小镇，清代为青村千户所千总驻地，易名“青村港”。惠南镇，原名“南汇城”，建于明代，为东南沿海守御所之一，全称“守御南汇嘴中后千户所”。另如青龙镇在唐代曾是戍所，亭林镇、乌泥泾镇的初兴与设置巡检司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闵行的
黄浦江风光 ↓





西晋文学家陆机 ↑

(具有军事职能)有关。当上海东南沿海联成一道海防线时,那里也自然成为海商涉足的禁区。

古镇雅趣

上海地区排名居前的古镇有松江镇、上海镇、南翔镇、嘉定镇、朱泾镇。地名变更的雅趣俗味,往往保留着先民家园形成的痕迹。

古城松江的芳名不下五个:“五茸”、“茸城”、“华亭”、“淞江”、“松江”。其中要数“五茸”的来历最远古。春秋时的松江一带属吴国。相传吴王寿梦(公元前585—前561年在位)发现这片旷野有五个地方的草木特别丛杂,鸟兽深藏,故经常来此游猎消遣,于是这片猎场就有“五茸”之称。“茸”是指草类初生细软茂密,充满生机。“五茸”的雅称意味着这片旷野被圈作吴王猎场,也留下上海最初的人迹。

“华亭”的出现也与吴王寿梦有关。相传吴王寿梦频繁来五茸出猎,并在当地筑“华亭”,作为留宿之所,因此这里又被命名为“华亭”。另一种说法见于《三国志》,称吴国大将陆逊生于此,后被孙权封为“华亭侯”,陆逊在此建造华丽池亭,故得名“华亭”。从吴王行猎停宿处到陆逊筑华丽池亭,五茸也从王侯的禁地演变为东海之滨的一大聚落,开始受到名贤高士的偏爱。

传说三国时松江城的西门附近是一片湖泊,时有成群的云鹤汇集饮水,发出凄厉的鸣声。久之,因鹤群常年来此避寒栖息,而有了“唳鹤滩”的雅号,“华亭鹤”也随之声名鹊起,“华亭鹤唳”成为文人流连的一处胜景。在公元303年(西晋太安二年),松江文人陆机(262—303)因遭宦官诬陷,被成都王司马颖冤杀。临终前他仰天长叹,抱憾的就是不能再听“华亭鹤唳”(“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据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皮日休都曾有过饲养华亭鹤的雅趣,留下《鹤叹》、《悼鹤》等名篇。华亭鹤的轶事为松江古镇的童年涂上朦胧淡雅的色调,自然天成的情趣。

上海县城是松江府位居第二的重要城市。南宋时,青龙港淤塞,原驻青龙港的市舶分司移来此地,由市舶官兼任新设立的上海镇镇监。“上海”因港而兴,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明万历年间,上海添筑城墙防御海盗,有四处城楼成为城内登高消遣的观景台。其中大境城楼有杰阁三层,游人登楼远望,极目数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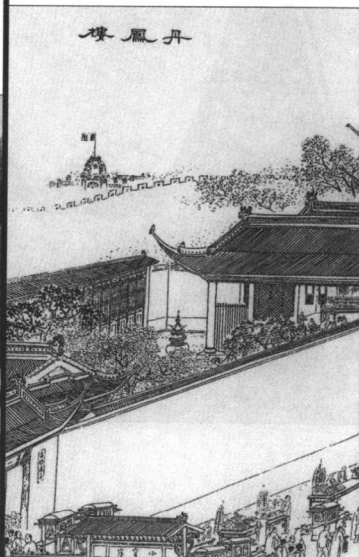
古寺是上海地区最早落户的远客。静安寺是它们中年资最高的长辈,建于247年(三国吴赤乌十年),初名“沪渎重元寺”,寺旧址临近吴淞江北岸,与当时南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capturing a bustling outdoor market scene. In the background,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a tiled roof and circular windows serves as the backdrop. In the foreground, a wooden stall with a sign that reads '易學' (Yi Xue) is set up. Several people are walking around, some carrying items, and others standing near the stall. The scene is lively and captures a moment of daily life in a historical setting.

上潘氏陳仲初在漢井
廟前樹石爲記
縣張氏樹石以崇先祠
代爲修葺其地
二載六萬石
十一年三
十四年縣創一
靖李縣置一國相
乾隆十一年縣
以縣佐僕之嘉
賓
二十二年新大廟
落成又嚴
修縣署及縣
治四年縣王宗濬上
年知通寶時復修
內廟之東爲國相
廬諸處康熙四十
八年西有西園據
自乾隆十五年即
分伯築園狀如禽
諸景記爲云計地七
畝餘地畝三千年
遊之觀園者稱饒
舊今亦無從辨
舊今者東之西園
墓地共三十六畝
八分九釐一毫
墓與舊記不



← 城隍庙“保障海隅”匾额



京建初寺，同为江东佛法初兴的见证物。重元寺在唐代改名“永泰禅院”，北宋改名“静安寺”。当地有涌泉，又称“海眼”，自地泛涌、昼夜不息，数百年未竭，“终朝泉涌常如沸，静安寺外共留连”（苏轼），堪称奇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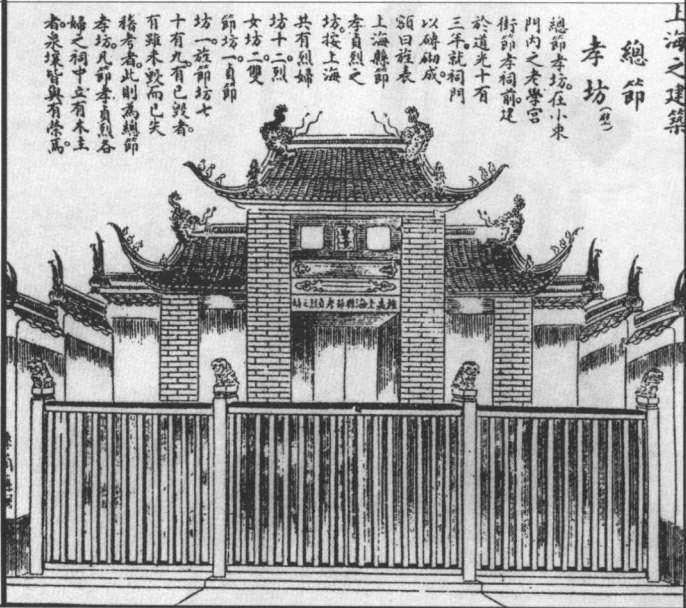
城南是神灵禁地之一。土地神在沪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上海县城大南门外的迎春庙，又名“高昌庙”，或“老高昌庙”，是专为祭祀高昌乡土地神而设的。城隍庙，指一城最高的阴曹官署。所谓“城”即城墙，而“隍”即护城河。三国吴王孙皓在位时，金山卫建有城隍庙，供奉霍光为城隍。上海县城的城隍庙始见于明永乐年间，以霍光行祠改建，占地十二亩。因邑绅秦裕伯死后被明廷追封为上海邑城隍，于是城隍庙内前殿奉霍光，后殿奉秦裕伯，形成了“一庙二城隍”的格局。清代城隍庙几度修建，庙址占地七十余亩。这里既是沪人祈祷“保障海隅”的圣殿，岁时佳节也成为邑人游玩娱乐的场所。

牌坊是官方弘扬教化的纪念碑。上海县城曾有两处醒目的大牌坊。一座是“总节孝坊”，位于小东门内老学宫街节孝祠前，它曾是上海最堂皇的牌坊建筑之一，建于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直到清末仍在。砖砌的祠门，横梁上题有“旌表上海县节孝贞烈之

丹凤楼 ↓



总节孝坊 →



上海之建築
總節孝坊
總節孝坊在小東門內之老學宮街節孝祠前建於道光十三年就祠門以碑砌成額曰旌表上海縣節孝貞烈之坊按上海共有烈婦坊十二列女坊二雙節坊一自節坊一旌節坊七十有九有已毀者有雖未毀而已失稽考者此則為總節孝坊凡節孝貞烈各婦之祠中立有本主者景漢皆與有榮焉